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巧 二十五、鎖心輪巧破五毒梭

那叫鳳仙的女賊同瘦長賊黨忽然走在後面，交頭接耳，不知說些什麼。每人身上均有一個包裹。崖頂月光照處，老賊夫妻同了五個賊黨已越過崖去，這男女二賊好似故意落後，還在並肩低語，走得極慢，女賊鳳仙並將所背小包交與瘦賊。二人看出雙方神情鬼祟，大有中途脫逃之意，恐其萬一改由地道逃回，心想，我不動手，先將賊黨退路斷掉，豈不也好？互相打一手勢，便往林旁暗影中輕悄悄繞將過去。女賊說：「尹師弟只肯聽話，我便嫁你。」

墨芙蓉隔崖怒罵：「鳳仙賊潑賤怎未跟來？」

老賊方答：「尹三泰和她一起，背的包裹太重，你又罵她，莫非跟我多年的心腹門人還有別意不成？」

鳳仙聽女賊罵她，一面朝瘦賊拖了一拖，接口遙答：「我和尹師弟商量，一人背包，一人防敵，輪流替換，這就來了。我們不會變心，倒是敵人厲害，我們這面業已慘敗，請快逃吧！專和我一人作對有什麼意思？這樣高聲，萬一敵人掩來聽去那才糟呢。」

女賊邊說邊往上走，一面還向瘦賊賣弄風情。忽聽隔崖颯颯丁丁連串響聲，好似敵我雙方業已動手，正發暗器。

女賊剛要走下，似知不妙，急喊：「風緊，師弟速退！」當先折回，拉了瘦賊便要轉身。二人恐她逃回地道，一時情急，忙同攔住去路。沈鴻見萬英業已當先縱上。女賊一手持刀，一手拿著一個形似蓮蓬頭、沒有鐵筒的奇怪暗器。因是黑色，方才月下未見取出，疑是湯八所說毒弩火器，心中一動。

又聽隔崖湯八哈哈大笑，與賊黨相對惡罵、刀劍相觸之聲，中間還有幾聲驚呼，好似賊黨方面已有兩三個重傷倒地。同時瞥見女賊縱向一旁，手已揚起，瘦賊也將身上包裹慌忙棄掉，縱往側面，待要拔刀動手，更不怠慢，忙將手中鏢先朝女賊連珠打出，跟著一挺三折連槍，待朝女賊撲去。

這時危機瞬息，女賊手中拿的正是一個毒藥火筒，如非沈鴻機警，看出女賊厲害，瘦賊縱處偏在一旁，相隔較遠，鏢、槍並舉，上來先是兩鏢，女賊動作極快，火筒毒彈連同毒弩已先發出，萬英就不被毒弩打中，也非燒傷不可，沈鴻稍一疏忽照樣也是難免。

因這兩鏢一打，女賊不顧傷敵，往旁閃避，緩了一緩，毒彈煙火發出稍晚，二人才得無事。沈鴻見兩鏢不曾打中，正向萬英招呼，待朝男女二賊分頭追去，猛瞥見一條黑影背著月光凌空飛來。

剛看出那是黑衣女俠，已被對方抓住肩膀往旁一帶，耳聽「快往旁縱，等我將這女淫賊的火筒打落你再動手！」

人剛隨同往旁縱去，話還不曾聽完，女賊手上似花筒爆發，朝外噴射，五顏六色的火團剛閃得一閃，似要朝自己這面打來，不知怎的，「哎呀」的一聲忽然落地，隨同鐵筒滾轉，筒中火星貼著地面激射如雨，轉眼消滅，順坡滾去。同時臂上一鬆，一股急風帶著人的語聲凌空朝女賊那面飛去。

定睛回顧，方才拉了自己縱避的黑衣女俠已將鐵筒搶在手內，女賊也剛縱到，慢了一步，不曾得手，好似萬分情急，揚刀要砍。

黑衣女俠笑道：「我已多年不曾傷生，只將這凶毒火器拿去拉倒。你有本事只管施展，我讓他們少年弟兄借著對敵考驗新學會的槍法，我還要幫湯八夫婦破那幾件兇器，你逃不脫，我也不值親手殺你，自去和他們拼命吧！」

說時把手一揮，女賊悶的一聲，人早倒退出好幾步，幾乎跌倒。萬英已由斜刺裡趕過，搶先動起手來。沈鴻忙改撲瘦賊，舉槍就刺。二賊自知無幸，只得咬牙切齒怒罵迎敵。黑衣女俠把話說完，便朝崖那面飛去，二人一對一，和男女二賊先打了一個難解難分。

起初以為黃昏前所殺賊黨甚是容易，這兩個也差不多，這一動手才知敵人武功頗高，女賊更是厲害，耳聽隔崖打得正急，並有火彈爆發之聲，知道湯八夫婦連黑衣女俠，共只三人，不知有無受傷。心正懸念，耳聽火彈之聲已止，雙方喝罵之聲人少了好些，對面男女二賊好似越發情急，料知必勝，精神越振。

少年氣盛，心想，賊黨師徒共是九人，我弟兄守了一日夜，不敢與人對面交鋒，剩下兩個賊徒還是人家將她毒藥火器破去，特意留來考驗我們功力，如再不能取勝，或被逃走，非但和八叔見面無法交代，也太丟人。

沈鴻人最謙和，雖與萬英同一心思，還好一些；萬英不知所遇乃老賊伍喜昔年門下男女三惡徒中最厲害的一個，有名的女曹操長舌仙姑金風仙，武功甚高，人更凶狡；自覺身是俠尼花明得意門人，兄妹二人十三四歲起便隨師父往來江湖，名滿三湘，又將師門嫡傳兵器如意鎖心輪學會。

今年正月奉命回家省親，因到處災荒叛亂，道途不靖，剛出湘南省境便連遇盜賊。兄妹二人本來打著師父旗號便可無事，一則年少心雄，又見所遇不是惡名遠播的江湖大盜，便是貪淫好色、坐地分贓的惡霸，因見二人少年俊美，生出惡念，打算人財兩得，出口先就可惡，於是勾動怒火，仗著師門傳授和那一雙特製的兵器一路殺將回來，始終未遇敵手。

近日連遇惡賊，俱都得勝，日裡又經前輩丐俠王鹿子傳授，學了好些絕技。雖是初學，尚未練習，畢竟長了不少見識，滿擬區區女賊所用火器已為異人所奪，何值一擊？為想演習新學會的本領，拿敵人試手，看看初次用來臨敵能否如心應用，上來來將女賊放在心上。

等到幾個照面過去，看出不是尋常，剛司所學又是偏重槍法，變化雖多，到底剛剛學會，只在黃昏前練過一次，手法較生。有時雖佔上風，女賊幾為所傷，有時卻現出破綻，女賊動作較快，一把上帶雙鉤的大環刀寒光閃閃，上下翻飛，又當情急拼命之際，不是得有師門心法，武功精純，應變機警，幾乎吃了大虧。

萬英耳聽隔崖賊黨喝罵之聲越少，彷彿只剩老狗男女有限兩三人，餘者似已傷亡逃走。再見沈鴻所鬥瘦賊也非庸手，但是手中兵器變化無窮，尤其那柄鉤連槍宛如虹驚電掣，隨同縱躍之勢合成一片，一絲不亂，王鹿子所傳槍法竟能隨心運用。因其動作穩練，得心應手，外人決看不出他的功力尚淺，瘦賊已被逼得手忙腳亂，難於反攻，大有抽身逃走之意；心裡一急，怒喝：「女賊納命！」

右手鎖心輪一緊，左手將劍拔出，立時改變打法，將原有師傳本領全數施展出來。女賊也真該死，先見敵人年輕，本領雖高，手法有時卻顯生疏，不是縱躍輕靈，閃避得快，已為所傷。明知敵人身後還有大援，又只隔崖打得正急，毒弩火筒並未占得上風，本想乘著敵人鬆懈之際抽空逃走。

無奈平日愛財如命，又貪又狠，所背小包內中均是最值錢的金珠寶物，不捨丟棄，深悔方才不該取巧，叫同黨代背，否則此時包裹如在身上，帶了逃走，就此侵吞，便是老賊不死也有話說，老想且戰且退，打到包裹前面，隨手撈起，仍由原路逃回。

仗著敵人不知地理，地道之中黑暗曲折，敵人無法窮追，只一逃到下面，便可改由廟側旁門秘徑竄往草樹叢中，也不逃遠，先避上些時，等到天亮，事情過去，敵人走與不走再作逃計。只顧盤算，不覺又是好幾個照面過去，剛聽出老賊伍喜師徒人數越少，似已打敗，心中失驚，忙將所練毒藥暗器子母金梭取出，還未施為，敵人手法忽變，那鎖心輪已極厲害，又添了一口寶劍，宛如一輪明月帶著一條日虹，飛舞如電，週身都是寒光裹住。

才知敵人先前並未施展全力，一時情急，把滿口利齒一挫，厲聲怒喝，「小狗欺人大甚，老娘與你拼了！」

萬英看出女賊狡猾，幾次想用鎖心輪去鎖她的兵器，均被臨時撤退，力猛刀沉，刀法十分巧妙。正想用手中劍將刀斬斷，猛瞥見女賊乘著縱避伸手腰間，好似取出一物，知是想用暗器傷人，立時將計就計，先舞動一輪一劍向前猛攻，忽然賣一破綻，用劍一

架女賊的刀，就勢往後縱退數尺，想誘女賊發出暗器，就勢還擊。

女賊本來也是打算虛斯一刀，就勢抽身發那暗器，滿擬敵人身法太快，非要縱退五六步外不易施為，一見敵人同時後退，這一來雙方相隔已有丈許，更合心意。女賊子母五毒金梭向例一發五支，作梅花形連珠打出，又快又准，不知對方有心誘敵，乘著敵人還未立穩，揚手往外便打。

初意所練毒梭最是陰毒，長才三寸，兩頭開鋒，並還漆成黑色，敵人如用兵器一擋，上面機簧一震便散，每支毒梭化為大小五根毒釘，能夠打穿人身固是必死，便被這大小二十五根毒釘無論何處刺破一點皮膚，沒有解藥，見了鮮血，不消個把時辰毒氣大發也是無救。

手法又准，敵人躲到哪裡打到哪裡，多高本領難逃毒手。對面敵人一死，再將另一敵人打死，便可搶了包裹逃走。不料萬英動也未動，只在初縱退時故作地面不平，用師傳心法風擺荷花晃了一晃，下盤用力，雙腳釘在地上，表面裝著站立不穩之勢，一見女賊將手連揚，縱時早已看好形勢，人立月光之中，瞥見黑影飛來，如意鎖心輪上風葉早就抖開，左手劍也橫將過來，就勢用鎖心輪往外一擋，鏗的一聲，第一支毒梭先被打飛。

女賊見他不曾縱起，以為毒梭只要見血便可成功，不一定要打中要害。頭一梭剛剛出手，瞥見敵人不曾縱避，似用兵器招架神氣，暗罵「小狗，叫你知我厲害！」心念才動，下面四梭急不如快，分上中下三路朝前打去。哪知平日淫凶太甚，惡貫滿盈，只顧自恃手法又准又快，向無虛發，偏巧遇見對頭剋星，她快敵人比她更快。

萬英人既機警，所用如意鎖心輪又是專破暗器的獨門利器，她這裡二三兩支毒梭剛剛發出，第一支毒梭首被震散機簧，化為五根長短毒釘反擊回來。女賊慣用黑手傷人，百忙中做夢也未想到用盡心機故意漆成黑色的毒釘反害了她自己。那針吃輪上風葉一震，反擊之勢更急，雖因分散開來未全打中，當中一根長釘首先打中小腹，業已穿衣而過。

另外兩支短釘一中面門，一中左膀。女賊心腸凶毒，為想刺人見血，子母毒梭一長四短，乃五根毒釘合成，外表光滑，一經震散，每根針上各有倒錐鉤刺和各種又鋒利又薄的銳角，只一沾身便非刺破見血不可，上有奇毒，又極細巧，初中上時除非傷筋動骨，要是打在厚皮肉上，只覺傷處微微一癢，有點發涼，並不甚痛，轉眼毒發，便滿地打滾，狗叫慘嗥而死。

女賊上來先連中三釘，因那暗器又小又黑，來勢太急，只見敵人兵器一橫，鏗的一聲，並未看出怎會被它打中。這一驚真非小可，想起所用暗器的凶毒，知道不妙，正待就勢縱退，先取解藥把命保住，驚慌忙亂中念頭才動，嚇得未兩支毒梭還未發出，同時又聽鏗鏘連響和瘦賊吼吼倒地之聲，越發心慌膽寒。

忘了二、三兩梭敵人照樣還要回敬，沒有閃避，二、三兩支毒梭也被萬英擊散，反射回來，當頭一釘中在前胸，已快透穿入骨，喊聲「不好」，忙即往旁閃避，剛帶傷縱起，手臂上又中了兩根毒釘，末了一支長釘正往回急射，本由耳旁擦過，女賊恰巧往旁閃避，就這驚呼失神之際，竟被這一釘打中口內。

前後中了五六根毒釘，如何禁受得住，一聲慘叫，跌翻在地。萬英正要持劍縱上，忽見一賊左手持刀，捧著一條右膀，連縱帶跳逃上崖來。看去人已受傷，想往樹林地道逃進，忙令女賊縱將過去，那賊「哎呀」一聲已翻倒在地。

原來沈鴻先鬥瘦賊已佔上風，正在進攻，不料瘦賊賣一破綻，縱身便逃。知道前面便是樹林，逃進地道更難除害，心裡一急，惟恐追趕不上，竟將判官筆當成暗器脫手打去。

那賊原因聽出師徒慘敗，心慌意亂，又非敵人對手，不願再等女賊，搶先逃走，縱得又高又遠，不料敵人追趕不上，會將手中兵器脫手打來，身子凌空，尚未落地，無法躲閃，先被判官筆打中後背，筋斷骨折，受了重傷，落地奇痛，本就要倒，沈鴻跟蹤追上，再抬手一槍，穿胸而過。

剛把判官筆拔出，耳聽女賊慘叫倒地，又瞥見有賊逃來，再抄舊文章，揚手又一判官筆打去，恰巧打中那賊一條斷臂，人再縱上，用槍朝腿上橫掃過去，用力一抖，當時打倒。

萬英跟蹤趕到，見那賊重傷未死，剛將死賊腰帶解下綁起，湯八夫婦已將老狗男女和一個小賊擒住，半提半拖說笑走來，見面便問：「還有一個女賊金風仙最是淫凶，所用毒藥暗器陰毒無比，方才忘了招呼，你二人可曾受什輕傷，快些說出，我有解藥，否則便無及了。」

萬英方答：「女賊暗器能一分為五，被我用鎖心輪反擊，受傷倒地，不知死了沒有，我二人並未受傷。」

女俠龍靈玉笑道：「這女淫賊害人甚多，今為自家暗器所傷，報應不爽。先不料她也會跟來，無意中除此一害，真太妙了！」話未說完，忽聽女賊慘叫之聲宛如狗叫，四人過去一看，女賊人已不能轉動，因其所受的傷均非致命之處，只有一根毒釘由口穿入，但未打中要害，釘已拔出，此時面皮抽搐不定，兩隻大眼凶睛怒凸，滿布紅絲，週身亂抖亂動，看去苦痛已極，見了人來不住顫聲慘號，哀求速死。

龍靈玉笑說：「這淫潑婦害人甚多，今日才遭惡報，叫她也嚐嚐自練毒藥暗器的味道。她是老賊伍喜門下最兇惡的一個，殘忍殘酷已無人理，她那毒梭將人打傷，見血之後轉眼毒發，週身酸痛麻癢，宛如百蟲鑽心，沸油煎骨，痛苦號叫，要經一日夜才週身發黑潰爛而死，她卻以此為樂。」

「臨死還不肯與一個痛快，決想不到會落在自己頭上，此是惡貫滿盈，自害自己。所受雖慘，毒梭乃她親手打出，該當有此惡報。看這神氣，傷毒業已大發，便有解藥也難解救，何況老賊這條秘徑連他手下徒黨都只有限幾人知道，我們可由她去，使其多受一點罪孽，為被害人出口惡氣也好。」

女賊因想貪生，上來不曾自殺，沒料到受傷太多，毒發大快，剛將毒釘負痛拔出了三根，人已週身酸麻，四肢失了效用，眼看解藥由手中跌下，就在身旁，雙手顫抖，無法抬起，竟不能取來醫救；又見仇敵趕到，知難活命，這才哀求速死，聞言不由急怒攻心，犯了凶性，咬牙切齒顫聲咒罵起來。

沈鴻心軟，先見女賊那麼慘痛，湯八正和萬英搜尋地上散落的毒釘，以防有人無知拾起，割碎皮膚，誤送性命。靈玉正說女賊罪狀，不便搶先下手，立在一旁，越看心越不忍。再聽女賊惡言咒罵，出語污穢，凶睛怒凸，已快脫眶而出。心想，這類豬狗不如的淫凶女賊早點殺死大家爽快，何值聽她罵人？

念頭一轉，乘機喝道：「你這女賊惡貫滿盈，還敢滿口狂吠，惡語傷人，真個該死！」隨說手起一槍，照准女賊頭上刺去，只慘叫了一聲，當時斃命。

沈鴻見靈玉望著自己欲言又止，恐怕怪他冒失，方說，「這女賊太可惡了。」

湯八已走將過來，將女賊所帶鏢囊、兵器連同未發完的毒梭解藥搜去，笑對靈玉道：「沈鴻不願見女賊死前慘狀，將她刺死，此舉甚好，便你也不是那樣殘忍的人。」

靈玉忙接口道：「你不用代我說好聽話。我平日雖不為己甚，但對這女淫賊卻是恨她不過，方才想起她害的那許多人，真想使她多受好些活罪才消恨呢。不過他們少年人以後在外走動，終是心腸寬厚點好。我們連她弟兄一共殺死五賊，連老賊還有四個受傷被擒的，須要帶往前面當眾處置。」

「崖後三具死屍已請大姊代為掩埋，這裡還有兩具死屍，和崖前後老賊遺留的包裹，內中金珠細軟甚多，大姊共只師徒三人，如何忙得過來？你看廟前戰場上群賊業已慘敗，轉眼事定，天已快亮，莫如把我留在此地，幫助大姊掩埋死屍，仍用花雲豹把這許多東西分兩三次運送到大姊家中，你到前面叫他們再來兩人幫忙吧！」

湯八方說：「你還不知大姊脾氣，她師徒隱居谷底已有數年，不願與外人相見，派人容易，難免洩漏蹤跡，恐她不願意呢。」

沈、萬二人想起黑衣女俠尚未見面請教，正想詢句，忽見兩個年約十五六的少女由崖後走來，朝湯、龍二人笑說：「師父請八

叔、二姨只管帶了老狗男女去往前面，這裡的事由師父來辦，明日夜裡見面，再商量黃河開墾之事便了。其實馬都無須留下，老賊包裹連箱子共是十五件，容易帶走，請八叔、二姨快到前面去吧！」

湯八點頭，笑對靈玉道：「我說如何，大姊性情我所深知，恭敬不如從命，依她好了。」

沈、萬二人見兩少女各穿著一身野麻織成的白衣，腰掛寶劍鏢囊，通體整潔，想是方才經過惡鬥，一個身上還灑了幾點血跡，頭上秀髮臨風披拂，也略有一點散亂，殘月光中越顯得丰神英秀，比起萬芳嬌豔又自不同，別有一種清麗出塵之致。沈鴻見內中一個腰束素帶、長眉風目、身材較高、通體淨無纖塵的貌相更美。

二次想要開口詢問這師徒三人的姓名，高的一個已轉向二人笑道：「哪位是沈鴻兄？家師令我轉告，此去臥眉峰見了令師和崔老人可代致意，說家師明春往游武當，要和二位師伯敘闊，請其到時不要走開。家師在此隱居多年，地大荒僻，又只一座崖洞、兩間草房，無法留客下榻。再說劍術尚未練成，正在用功，請二位師伯不要來訪，到時我師徒自會尋去。也許還要移居在臥眉峰左近呢！」

沈鴻素來面嫩，不慣與女子交談，對方業已開口，又不便轉身向湯八詢問，方說了句：「小弟正是沈鴻。這是萬英師弟，二位師姊貴姓，方才那位穿黑衣的老前輩可就是令師嗎？」

長女見他說話吞吐，不甚自然，心中好笑，接口答道：「家師在此練劍隱名已久，近年只湯八叔無心相遇，來過兩次，她暫時不願人知道她的下落，姓名住處照例不說。如見二位師伯，就說岷山舊友，再把手上夜明珠和今夜的事一說就知道了。我們也許不等明春提前起身，到時還要請諸位師兄指教呢！」

沈鴻見另一少女已向萬英禮見，詢問俠尼花明今在何處，可要回山見師，並將鎖心輪要去觀看。

雙方說笑宛如舊友重逢，自然親切，自己偏是吞吞吐吐，只會應是，無從開口，猛一抬頭，見對方一雙妙目正望著自己，淺笑嫣然，由不得面上一紅，把頭低下，想說兩句客氣話，急切問不知如何說法，心正有些發慌，忽聽崖後遙呼：「你兩姊妹怎不回來？那件兵器早晚可以討教，忙他作什？」

二女忙道：「師父在喊我們，二位師兄將來再見吧！」

隨向湯八夫婦辭別而去。

沈鴻等人走後，才想起二女走時忘了開口。靈玉早看出他臉嫩怕羞，神態失常，笑問：「沈賢姪，你看這兩姊妹好嗎？」

沈鴻正在呆望長女背影，聞言警覺，臉更發燒，慌道：「那位老前輩是誰，這二位師姊叫什名字，年紀輕輕這高本領，真令人佩服了。」

靈玉見他答得大慌，越發好笑，正要開口，湯八使一眼色止住，轉對二人道：「這是一位女中劍俠，與你們師父多年老友，便這兩姊妹也非尋常。老狗男女火器厲害，共有五個火筒，如不是她師徒三人相助，我們勝敗尚還難料，想起真個慚愧。他師徒在此練劍，不願人知，你們對外不要提起。女賊已死，還有兩根毒釘恐留在此地害人，已被我尋到，連女賊肩背上兩支也拔出來。這裡的事只好偏勞她師徒三位，我們走吧！」

隨將老賊師徒四人用套索縋下崖去，尋來竹竿挑上，搭向廟前，與眾人相見。沈、萬二人回到萬家，午後起身，正談前事經過，萬芳尋來，要二人重說一遍。沈鴻聽萬英說他昨夜和二女相見怕羞情景，老大不是意思。

姜飛先聽沈鴻說二女少年女俠如何好法，說時神情格外興奮，不似往日那樣安詳，心便一動；再聽萬英二次一說，恍然大悟，見他臉漲通紅，忙道：「我大哥是個老實人，一向不慣與女子交談，何必拿他取笑！」

萬芳笑道：「誰像你這樣厚臉皮呢，可惜這兩位姊姊我未見到，她又不要人去，不知明年臥眉峰能否相見呢。」

萬英昨夜看出長女走後沈鴻呆望出神，知其心生愛好。少年弟兄都喜說笑，還待往下說時，萬芳嬌嗔道：「哥哥就是這樣欺人，你看大哥臉都紅了，還要說呢。聽你二人口氣，你還不是說得人家天上少有，地下難尋。大哥忠厚一點，你就說他一個人沒有完，也不想自己神氣與平日不同麼？我就不信，素昧平生，剛見一面就說得人家那樣好法。」

萬英聞言也是面上一紅，嗔道：「人家劍俠高徒，年紀卻輕，這樣本領，我說她好是良心話。便是大哥我也無非說他見了女子不會說話，並未說什別的，如何叫做欺負老實人呢？」

萬芳笑道：「虧你沒羞，可知言為心聲，旁觀者清麼！你們誇得人家樣樣都好，問你相貌如何，答話全都吞吐，卻說人家大方和氣，談吐武功贊不絕口，連穿一身乾淨衣裳也是從來少見，莫非我們都不愛乾淨，看了人家眼紅。她和賊黨動手你又不曾看見，只見一面，武功和聰明你怎曉得。」

「相貌美惡是看到的，你不肯說，卻把沒見到的武功人品、聰明心性說之不已，妙在一人說上一個，彷彿專對所喜的人而發，各說各好，不是心有偏私怎會如此？我們均非世俗兒女，大家年貌相當，又有同門之誼，自然容易親近，一見投緣，休說片面恭維，便她兩姊妹和你們一樣互相愛好也不足奇，你們偏要做得這樣小家子氣，難怪旁人取笑。」

「你看我和姜二弟就是彼此投緣，明知你兩個私心討厭，故意避開，我就不在心上，願意和我二人玩更顯熱鬧，真要避開，我一賭氣，索性和他單在一起，可曾放在心上，怕人說呢？」

萬英知道小妹嬌憨，近日常和姜飛一起形影不離，惟恐自己反唇相譏，故意表示大方，把話說在前頭，心中好笑，聽完答道：「我不像大哥面嫩，由你說去，好在只見一面，將來能否再見尚不可知，談不到別的，說過拉倒，大家不談此事。難得大哥二弟能夠多住幾日，以後不知何日再見。」

「母親、四姑當已起身，我們吃完了飯，昨日新學會的槍法反正要打對子，妹妹人又大方，不是世俗兒女，你仍和二弟做一對，我和大哥一對，練上一陣，想法子快快活活玩上幾天不是好麼？」

萬芳原因方才一時戲言，想起連日和姜飛親密大甚，恐乃兄反口說她，故意那等說法，及見萬英不與計較，笑對姜飛道：「我哥哥從小疼我，就在師父門下也是樣樣讓我，真比人家哥哥要好得多。他說得對，你們住不幾天還要上路，大家高高興興多玩幾天吧！」

說完，便往廚房轉了一轉，回到平台。段、李二女俠業已起身，憑窗下望，見四小兒妹說笑甚歡，無雙甚是高興。又因昨夜一來對於姜飛格外看重，初意想由李玉紅做媒，明言婚事，就此定局。

玉紅笑說：「芳兒不久還去武當練劍，詳情我雖不知，聽那兩位異人口氣，對他四人甚是看重。這兩個小人情感這樣好法，事情已成八九，下去他們只有越來越好，我看不必忙此一時，索性等沈、姜二人拜師之後，隔上些時，芳兒也去見了師父，彼時王老前輩他們話已說到。」

「芳兒兄妹也到了臥眉峰，雙方年紀漸長，日常相處情分更深，再由各人師長出頭作主，各將本身之事了完，一同回到這裡完婚，免得他們用功分心。姜飛還未成人，又是孤兒，無人主持，好些不便，你看如何？」

無雙聞言覺著有理，只把萬英喊來，令再轉告沈鴻，到了臥眉峰乘機享告師長，一面勉勵姜飛用功。萬英早聽母親說過，聲音應諾。因玉紅只允在萬家住上一日，還要去往郎公廟會那兩位老友，並助湯八夫婦辦理未完之事，不能多留。

無雙母女特意備了許多好菜，大家歡飲。吃完玉紅自往郎公廟訪友，因無雙母女再三堅留，只得答應事完回來，住到沈、姜二人起身再走。

玉紅去後，四小兒妹便在園中練武。姜飛固是不捨分離，沈鴻也因席酒說樂游子出遊未歸，早去也見不著，令在萬家小住數日再走無妨。段無雙前輩女俠、萬英兄妹均得高明傳授，萬家樣樣方便，又有年輕好友一同用功，正好借此練習武藝。中間又經萬英背人密告，說乃母業已決定將妹嫁與姜飛，所交換的兩件兵器便算聘禮，越代姜飛喜幸。

再見這一雙未婚小夫妻親熱情景，也就不忍催走，於是一天過一天拖延下去。本定住上三五日，等湯八送來花雲豹一同起身。哪知光陰易過，一晃十來日。這日二人早起，見梧桐葉落，菊花業已結蕊，想起尋師之事，應該起身。湯八答應借馬，並代托人鑄煉那兩樣兵器，始終沒有音信。

李玉紅也是一去不歸，郎公廟諸老前輩又不令再去，就是師父出遊也應早到等候，不應在此貪圖安逸，消了志氣。這匹馬不知等到幾時，明日不來，還是步行上路，到了老河口，師父未回，便往臥眉峰等候，尋到姓崔老人早作打算，以免誤事。姜飛想往郎公廟一探，尋見湯、龍諸老輩，打聽師父歸未，就便借馬。

沈鴻謹慎，說：「席師和湯八叔不令我們再往郎公廟去，必有原因，如何違背？今日如無音信，夜來稟告伯母，日內起身便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萬氏兄妹走來，問知前事，萬芳先不願意，說：「八叔和我乾娘人最細心，決不會誤你們的事，必是你師父未回老河口，他又正忙，無暇來此；否則，休說約定之事不會不算，便李四姑姑也早來了。這裡一樣用功，偏要走得那遠，大家寂寞，何苦來呢！」

姜飛近日對於萬芳越發愛重情深，百依百隨，從來不忍和她相反。沈鴻人又忠厚謙和，心裡想走，但都面面相覷，不好意思出口。

後來無雙聽說此事，當著四小兄妹對萬芳說：「他兩弟兄本應早到老河口，只為中途遇事，在此耽擱。固然他師父出遊未回，在我這裡練功夫也是一樣。我母女隱居在此，無什親友來往，休說你們少年兄弟姊妹喜聚不喜散，便我老年人也不捨得和他們分別。」

「無奈我聽你勞大伯說，他二人身上均有殺父之仇，對方又是地方上兩個大害，作惡多年，官私兩面均有勢力，想要報仇除害並非容易。他弟兄年紀輕，所學武藝全仗天分聰明，如論功力比你兩小兄妹還差，如何能夠應付強敵？尋師習武關係重要，好容易有異人指點，拜這成名多年的劍俠為師，一蒙收留，非但武功可以驚人出眾，還可讀書明理，增加好些見識。」

「我看他們得重，一半固是人好，一半也因有此名師之故。今已十來天過去，他師父就未回來，也應去往守候，才顯誠敬。你們只顧玩得高興，萬一錯過機會，他師父素喜勤儉樸實、言行相符，再要誤會他弟兄喜逸惡勞，沒有毅力恒心，豈不冤枉？四姑姑走時雖說還要回來一次，但她事情甚多，口氣勉強。」

「湯八叔和你乾娘更要帶了新投降的賊黨，取出老賊伍喜的藏金，招集逃荒的苦人，去往黃河兩岸覓地開墾，此是關係萬千人身家性命的未來基業。何況這類苦人出身不一，有的都講依賴搶奪為生，不耐勞苦，非但要不少力氣，還要苦口婆心，仔細勸教，不是容易。」

「上來必須做出成效，使眾信服，才能永久收功。否則一個辦理不善，無論老賊多少藏金，你八叔他們怎麼長於捐募，哪怕錢財糧米堆積如山，這多的人也是一散就完，並不濟事，真比帶領千軍萬馬還難得多。一個小節照顧不到便生枝節，何等艱難辛苦。他那匹馬日行千里，最是得力，如何為他二人拜師小事舍重就輕分心專顧呢。」

「沈賢姪說得對，雖不必今日上路，過兩天也該起身了，不等馬來步行上路，更顯得他們毅力誠心。真要不捨分離，到了明春不會自己尋去嗎？聽說武當山中可耕之地甚多，你父親生前剛直仗義，江湖上仇敵甚多，自從郎公廟一戰，蹤跡難免洩漏，本有遷地為良之意。」

「將來你們走後，我一人無聊，只要那裡能有十畝可耕之地，再稟告過你師父，許你兄妹武當練劍，我還想一同搬去呢！共總不過半年之別，不久相見，何必戀此一時聚首？明日如無音信，他兄弟後日便可起身，郎公廟不必去了。」

沈、姜二人聞言心喜，因恐萬芳不快，只沈鴻謝諾了兩句，萬芳雖覺母親之言有理，心終戀戀不捨，又借題目勉強多留了兩日。李、湯、龍男女諸俠始終未來。後聽青雲山來人說，郎公廟業已燒成平地。當地原是有名盜窟，偏在官道旁邊有十好幾里，三面都是亂山，向來無人敢於經過。

前數日曾經降雨，查看燒殘樑木，還是近日之事，至多起火不滿三日。眾人均料湯八等必已掘出藏金，押了那班降賊去往開墾，不知如何忙法，連李玉紅也跟了去，所以一人未來。沈、姜二人恰在次日一早動身，聞言去意越急，萬氏兄妹無法再留，只得送出三十多里，沈、姜二人再三勸說辭謝，方始各訂後會，依依而別。

分手之後，萬氏兄妹途中遇到幾個窮苦的行旅和兩個受傷的鏢師，問知前途形勢越發險惡。河南邊境一帶非但到處搶奪，殺人越貨，並有些黑店。那兩鏢師頗有名望，武功也都不弱，均被強盜打傷，僅以身免。

二人聽了自是擔心，無奈人已走遠，快過自沙溝，離家不遠方始聽說，知道沈、姜二人心急，所抄小路有兩三條，行時說到前途再行打聽，不知走哪一條，決追不上，更恐母親懸念，只得回去。